

我们的假面

Our persona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神秘是一种速度 /007

当神秘变成一种速度时，该用情感还是思维来求证我们心中的历史距离感呢？

信仰的耳朵 /027

村庄始终在倾听傩的消息，牵挂着傩班的行进。村庄长满了信仰的耳朵。

比古老更老 /047

仿佛童话：对了，这是人类在蒙昧时代用抵御灾难的勇气、意志和想象力，所创造的充满幻想的童话！

心灵匍匐在地 /069

匍匐在神灵脚下。那是人所创造的，附着了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因而可以充分信赖的超自然力量。

请神其实也难 /095

一个都不能少，哪个也不得罪。信仰的心灵之中，竟是熙熙攘攘！

灯火意象 /117

灯与火是一切民俗活动的灵魂，无疑，也是各地傩事活动的灵魂。

和合之舞 /141

和合崇拜融会了利市招财的民间理想。舞蹈的和合，像播火者，或循循善诱的启蒙者。

竹马的意味 /161

竹马，由儿童胯下获得的这一灵感，也许是源于生命意识的一种冲动吧？

傩的来路 /185

村庄在传说中寻找自己。傩面具的神秘来历，让这戴着面具的舞蹈充满神圣感。

香火老爷的所在 /211

祈愿宗族平安兴旺，始终是民俗信仰的第一要义。宗族不露声色地掌控着戴上假面的神灵。

玩喜：向娱人演进 /239

不少欢娱人心的民俗事项，常见傩跻身其中。傩就像乡村一群群涂黑脸蛋的好奇顽童。

谁为傩神 /265

众多傩神形象是苦海中的岛和岸、港湾和渡船，熔铸其中的悲悯是巨大的，有力量的。

上帝比傩大？ /295

傩神老爷面对的困境：乡俗被城市掠夺了去，信仰被金钱掠夺了去，人心被世风掠夺了去。



我们的 假面



刘
华◎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假面 / 刘华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54-7900-6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雉文化—研究—江西省
IV. ①J82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8946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封面设计: 未名工作室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0.5 插页: 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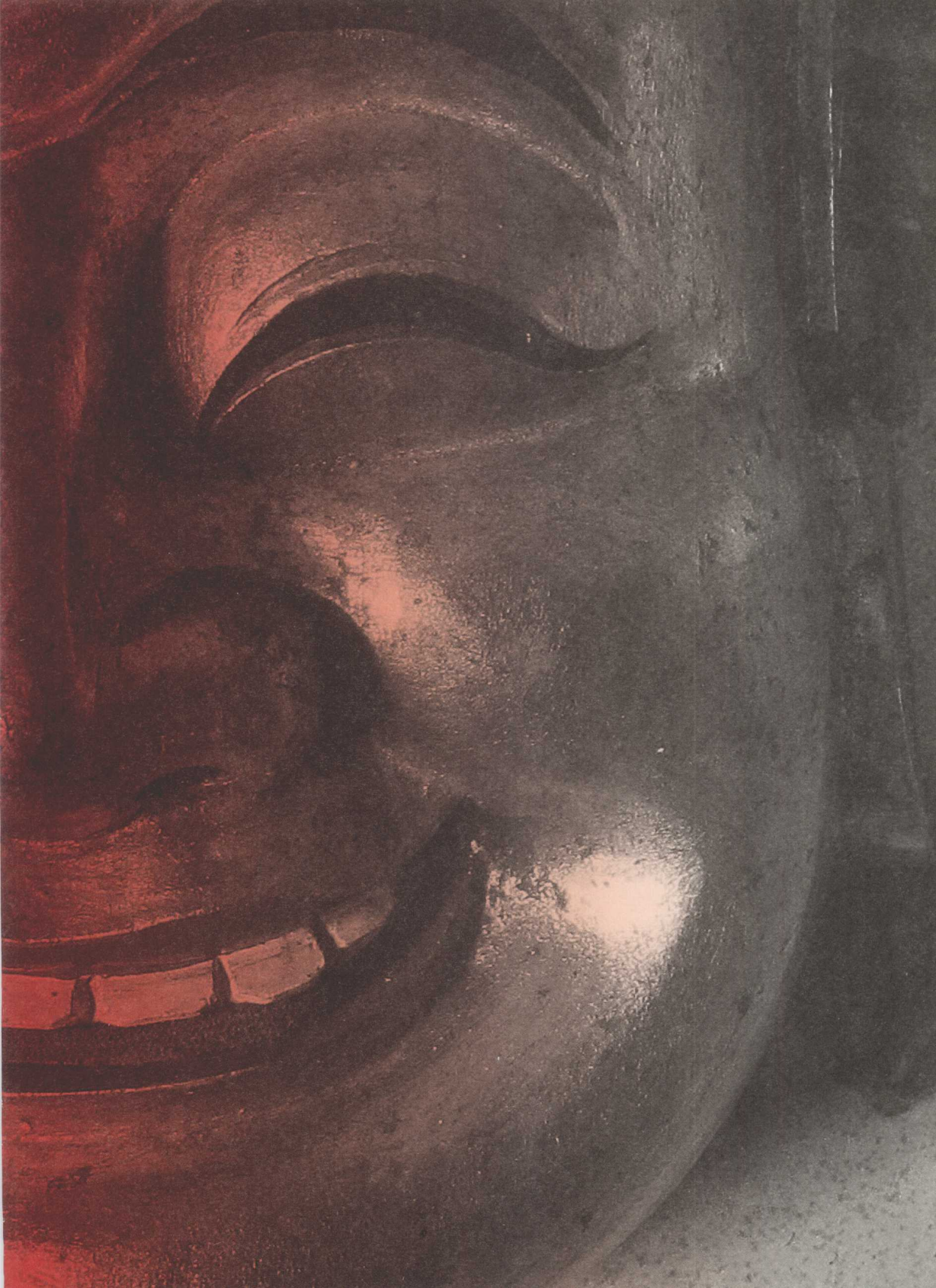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32千字

定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引子：先认识这个汉字 /001****神秘是一种速度 /007**

当神秘变成一种速度时，该用情感还是思维来求证我们心中的历史距离感呢？

信仰的耳朵 /027

村庄始终在倾听雉的消息，牵挂着雉班的行进。村庄长满了信仰的耳朵。

比古老更老 /047

仿佛童话。对了，这是人类在蒙昧时代用抵御灾难的勇气、意志和想象力所创造的充满幻想的童话！

心灵匍匐在地 /069

匍匐在神灵脚下。那是人所创造的，附着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因而可以充分信赖的超自然力量。

请神其实也难 /095

一个都不能少，哪个也不得罪。信仰的心灵之中，竟是熙熙攘攘！

灯火意象 /117

灯与火是一切民俗活动的灵魂，无疑，也是各地雉事活动的灵魂。



和合之舞 /141

和合崇拜融汇了利市招财的民间理想。舞蹈的和合，像播火者，或循循善诱的启蒙者。

竹马的意味 /161

竹马，由儿童胯下获得的这一灵感，也许是源于生命意识的一种冲动吧？

傩的来路 /185

村庄在传说中寻找自己。傩面具的神秘来历，让这戴着面具的舞蹈充满神圣感。

香火老爷的所在 /211

祈愿宗族平安兴旺，始终是民俗信仰的第一要义。宗族不露声色地掌控着戴上假面的神灵。

玩喜：向娱人演进 /239

不少欢娱人心的民俗事项，常见傩跻身其中。傩就像乡村一群群涂黑脸蛋的好奇顽童。

谁为傩神 /265

众多傩神形象是苦海中的岛和岸、港湾和渡船，熔铸其中的悲悯是巨大的，有力量的。

上帝比傩大？ /295

傩神老爷面对的困境：乡俗被城市掳掠了去，信仰被金钱掳掠了去，人心被世风掳掠了去。

引子：先认识这个汉字

雉，一个生僻的汉字。这个字很容易被人认字认半边，误读作“难”，或者，想当然地念成“滩”。

这个字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越来越遥远。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确切地说，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走近它。

我懵懵懂懂地走近了它那带着胎记的偏旁部首，它那可以证明出身的笔画，以及它那呐喊般的读音。

我是凭着江西省舞协编印的《江西舞讯》上的一则讯息，糊里糊涂独自跑到南丰县石邮村去寻找这个字的。进了村，才知道这个字早已睡熟了，要到腊月才会醒来，平时根本看着不着雉舞，也看不到那些雉面具。沮丧之余，甚是不甘，便借来石邮村吴氏族谱翻阅，也算不枉此行了。族谱是用箩筐装着的，族谱仿佛是一种谷物，一册恰好一石，一页大约一斗。正值“双抢”时节，我居然在村中做起客来，把夏夜往村委会的地上一铺，住了一宿，吃饭是在村民家里，吃了人家好几餐西瓜皮炖肉，还表扬那户浙江移民竟把西瓜皮做出了笋干的味道。

如今想来，好好笑。不过，那次经历让我从族谱中收获了开光、偷水、搜雉这样一些诡异的字眼。正是它们诱惑着我，通过一回回的探看、一回回的造访，去结识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汉字。

是的，凭着这个字的形体和读音，专家们作出了多种解释。一说，它是个象形字，是繁体字“鸟”的象形；一说，这是个会意字，是人有

难的意思；也有人说它是个形声字，是人们驱邪逐疫时“喏喏”的呼喊……如此等等。怎么说，都能指向这个字的部分实在，也许，这恰好能证明它的神秘性吧？

如果说，汉字中有一个字曾经戴着面具舞蹈于宫廷与广阔的民间，这个字就是“傩”了；如果说，汉字中有一个字令人惊奇地指向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共生事相，这个字就是“傩”了；如果说，汉字中有一个字兼收并蓄地包容了巫、道、佛、释以及俗神崇拜在内的丰富驳杂的民间信仰，这个字就是“傩”了；如果说，汉字中有一个字几乎被一切课本所遗忘、却被一些村庄年年唱颂着，那么这个字就是“傩”了……

傩，乃人避其难之谓，意为“惊驱疫厉之鬼”。它作为古代驱鬼逐疫的仪式，至今仍遗存在江西乡村，尤以南丰、萍乡、万载等地为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在更多的地方，尚能从纷繁多样的民俗事相中捕捉到傩的踪影或其变异后的遗风余韵。即便在仅存记忆的村庄，傩的消失也不过是距今很近的事情，对于它的追思就在老人的唇齿之间，在他们惘然而留恋的眼神里。

所以，我常常追寻着傩的身影，踉踉跄跄地游走在乡间，就是为了窥望这个汉字的内部真相。它的内部很深，就像漫漫长夜，就像幽幽巷，就像被夜色涂得黢黑的村庄和人面。真相被几千年的夜色笼罩着，给了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也为我们抵达真相提供了多种可能。关于傩，学者通过探究它的渊源、形态和演变，去追索它深厚的历史意味和文化蕴含；而我不过是一个好奇的浅尝辄止的观众罢了，我所要做的事，只是描述我所看到的夜晚，被夜色涂黑的村庄，尤其是闪烁在黑夜里的黑色的眼睛。那些村庄便是傩的最后的隐匿之地，那些村庄也把自己藏在傩的后面。

戴上一枚木制的面具，顿时，人就可以亲近一切神灵了。因为，面具缩短了人与神的距离，面具是人从卑微前往神圣的身份证和邀请函，

凭借附着在脸上的那些或狰狞、或怪异、或丑恶、或祥瑞，有时甚至是诙谐的、搞笑的与人想象世界中的“神”相似的形象，人们确信自己获得了与神对话的资格。人们召唤着神灵，用虔诚的香火、匍匐的心灵恭迎着它们，用由衷的赞颂、古朴的舞蹈取悦于它们，它们好像就在人们中间，倾听着，观望着，思索着。也许，它们还在疑惑着，那些因为戴着面具而酷似自己的舞者，真是自己吗，或者是自己的影子？

换上一副非凡的面目，顿时，人就是主宰自身命运的神灵了。是开山、钟馗、傩公、傩婆，是张天师、关元帅、八十大王，是唐将军、葛将军、周将军、欧阳金甲将军，是来历纷繁的众多名字。它们来自遍布山林原野的所有寺庙宫观，来自神话传说、戏曲故事以及所有口碑相传的功德事迹，它们走下神坛、走出人们的语言生活，偶像摇身一变而为真神。它们呼吸着芸芸众生的鼻息，依附于凡夫俗子的身体，那些身体让神有了人的灵魂和意志，那些面具让人有了神的表情和神能。一群群戴上面具的人，以神的形象、神的手段威吓着、搜索着潜藏在村庄每个角落、未来每个日子中的一切鬼疫和邪祟，并一一逐除，以祈风调雨顺、人丁兴旺。

其实，那些舞蹈着的神灵都是极其普通的农民。他们经营着自己的水田、果园和山林，或者，一年到头在外打工。命运给予农民的喜怒哀乐，对于他们也是一样的，一点也不多，一样也不会少。在我十多年间积攒下来的关于石邮傩的照片里，有一张年轻的面孔一定会特别引人注目，那方正的脸膛棱角分明，浓眉大眼间透露出几分英气。所以，我总是喜欢把镜头对准他。我的照片记录了他历次角色、司职的变化。石邮傩班艺人依入班先后为序，分称大伯二伯直至八伯，大伯为掌班人，八弟子中如出现空缺，依次升任。历年的照片见证了他在傩班中地位的升迁，由八伯而七伯六伯直至三伯。可是，往后恐怕他再也难以升任了。摘下面具，他和所有的石邮人一样，依靠经营橘园为生，他同时还兼做生意，

不幸遇上一次车祸，腿脚不灵便了。如今，他虽依然是傩班的虔诚弟子，却跳不得傩了，正月里一瘸一拐地跟着傩班打杂。我保留着他在搜傩仪式上击鼓、报饭单、卜筮的影像，而最近的一张，他只能做圆傩仪式上的场外指导。

大概到了正月里，那些普通农民的身份才变得与众不同，是面具让他们成仙成佛成神圣。想必是他们的内心此时注定会充盈着非同常人的神圣感和光荣感。但是，且慢，这时的他们还是他们自己吗？那一支支举着火把、扛着铳、挑着桶，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去搜傩的队伍，穿行在排山倒海般的轰鸣声中，村庄因此而连通着蛮荒的远古，连通着苦难的众生，连通着蒙昧的人心大地。一枚枚轻盈的面具，让脆弱的生命有了精神的重量，让瑟缩在天地之间的村庄有了历史的重量。面对频仍发生的灾祸，人其实是瑟缩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以高扬生命的神性观念、以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出各种神明，在抚慰自身的同时，也蕴含着向自然学习、与灾害抗争的智慧和努力。是的，打动我的，正是浸润在这一民间祭祀活动中的强烈的生命意识，是那种借重超自然力的信仰崇拜表现出来的生命尊严。是的，我感受到了戴着面具的生命尊严。原始的傩舞依然能够幸存于民间，大约与此有关吧？

人的童年充满幻想。可能因为幼小吧，那些幻想总是荡漾着重塑自我、变化英雄的期待。比如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我。我生长在鹰厦铁路的起点，那个小城是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被称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我家居住的红石楼房上，用石灰水刷着一条醒目的标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金门、马祖、澎湖列岛！从小我就被告知：拾到糖果不能吃，那是企图“反攻大陆”的美蒋飞机扔的。美蒋的U2型高空无人侦察机真的光顾过我们的头顶，报载在华东地区击落敌机的消息，其确切地点就在小城周围。于是，凌厉而恐怖的空袭警报笼罩着我的少年时代。哪怕明知多为防空演习，然而只要警报一响，便如大祸临头，

全城人惊恐万状朝着防空洞口夺路奔逃，挣出怀的奶子和扶摇于风中的白发，孩子和冲在他们前面的狗，咬着他们裤脚的鹅，那场面很像暴雨之前的蚁阵，浩浩荡荡却又慌慌张张。惊魂甫定，我总是做梦或痴想。在梦想中，我类似齐天大圣和后来在美国电影中看到的超人，飞翔着，呼啸着，非但能轻易地击落 U2 型，甚至能捣毁它的老巢。我成了怀抱鲜花的无敌英雄。

面具正是萌生于无边黑暗中的梦想。童年的人类，大约唯有藏在梦想中才能消灾避祸吧？要不然，天各一方的人群，无论肤色如何，不管是农耕族群还是狩猎部落，怎会不约而同地创造出形形色色的面具形象，并戴上它们舞之蹈之呢？

国际萨满学会副主席白庚胜先生在《追根问雉》一文中说——

雉之起源极古，当是我国各民族先民史前信仰之集大成，只不过在汉族中称雉、满通古斯民族称萨满而已。其原初形态以巫术信仰为内核，属人类最早收获的精神成果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蒙古族的“敖包”、维吾尔族的“巴克西”、藏族的“本波”、彝族的“毕摩”、傣族的“斯尼”、纳西族的“东巴”和“达巴”也与之本质一致，甚至全人类的 shamanism 都和它息息相通。这也就是从北欧闪米人到南美洲印第安人都称自己的原始宗教为萨满，英语将“巫术主义”写作“萨满主义”，我国瑶、苗、土家、布依、彝（部分）、藏（部分）等民族都要将自己的巫术信仰与“雉”连在一起的原因所在。

此文乃 2005 年 6 月在南昌召开的国际雉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序文，而那次研讨会属中国江西国际雉文化艺术周系列活动之一。艺术周还邀请了二十余支中外雉舞队作踩街表演，国内的队伍几乎都由农民组成。艺术周活动组委会要求，踩街表演结束的第二天，所有队伍必须

疏散。也是浩浩荡荡的，那可是数千人呀！我作为组委会秘书长，让会计备足现金随时应急，一旦因报支与表演队伍发生纠纷，付钱就是，唯愿其立即返程。可是，第二天有两支来自西南的队伍并未回马西南，立即追索其下落，获知行踪方如释重负，原来他们已离开南昌，分别前往吉安和余干寻根祭祖去了。

祖先辗转迁徙的路线，未必就是傩神崇拜流布的足迹，何况，傩原本便是一种文化共生事相。然而，我想说的是，江西的傩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积淀丰厚，时至今日，不仅文物遗存众多，而且，在那些重点地区，傩神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灵神，各地的傩事活动融汇着当地的宗教文化、宗族文化、民俗文化、民间艺术及民间传统观念，呈现出纷繁绚丽的多样化形态，并为老百姓顶礼膜拜地崇祀着、乐此不疲地享受着。因此，傩，人类曾经普遍共有的假面，我们的假面，在江西大地上，仍然是一个鲜活的汉字。

傩——一个以人字为偏旁、结构中含有两个人字的、笔画较多、难写难认的汉字！

我依照写在大地上的这个汉字的模样描画着。傩文化可谓博大精深，那么，且把我的写作视作学龄前儿童的描红吧。

神秘是一种速度

当神秘变成一种速度时，该用情感还是思维来求证我们心中的历史距离感呢？



偌大个石邮村藏在一片低矮的橘园里。村巷依然古老，橘树却是新栽的。当年领我进村的是乡政府文书小黎，巧得很，二十多年后再来，还是小黎陪着，不过他已成了县委宣传部的人，成了民俗摄影家。

下午四点多钟，傩神庙里外就开始热闹起来，大家都忙着抓拍，几乎顾不得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个夏夜。如今想来，真好笑。连一位法兰西的女博士都知道该什么时候来石邮，连续三年她独自一人来石邮过年，这回竟在老村长家住了半个月。

这一天是正月十六，是石邮村的搜傩之夜，是石邮傩自正月初一起傩，半个月来经历了一系列傩事活动后所抵达的最后的夜晚。这个夜晚随着傩神庙前的人越聚越多而悄然降临，它就是挤在人群中的某一位老人或孩子，严肃而好奇，激动而淘气。

关于搜傩，石邮村吴氏族谱中的《石邮乡傩记》有所描述：“乃至元宵后一夜，灯烛辉煌，金鼓齐喧，诗歌互唱，手执铁链，铮铮然有声，房屋堂庭，遍处驱逐，以除不祥……乡人又名曰‘搜傩’。”可见，所谓搜傩，即索室驱疫。一年一度的跳傩活动，至此进入高潮，行将“月圆”，这也是整个跳傩过程中最隆重的仪式。

隆重，一个滥用激素因此外壳庞大而内里空虚的形容词，一个堆砌形影却了无血色的概念。没想到，生长在乡土中，以信仰为营养，它竟鲜活如初，古朴如初，真切可感且震撼人心。

它是一种虔诚的翘望，长有无数眼睛。那些眼睛挤挤挨挨层层叠叠，簇拥在傩神庙门前，每对眸子里都投映着傩神庙的楹联，上联是“近戏乎非真戏也”，下联是“国傩矣乃大傩焉”。

它是一种冲突着的力量。扎在人堆里，通过身体与身体的亲密接触，我体会到了这种力量，尽管后边人潮如涌，前排的人仍能用他们的腰背和胳膊开辟出一条神道，那些阻挡人潮的肉体分明传递着强烈的敬畏的情感。

隆重的意味深入到人们的心里，就是庙里那燃得正旺的红烛；满堂缭绕的香烟，就是被挂上神龛的傩面；被塞进功德箱的心愿，就是庄严的两声炮响，随着炮响在人群中骚动起来的紧张。

搜傩之夜，首先是从傩神庙开始的。此时的傩神庙里人头攒动，许多的脸为了拍摄竟挂在了神龛上，就像一个个神像。更多的相机不断往前挤，使得傩班举行仪式的空间变得非常狭窄。吃过起马饭后，人称八伯的傩班八弟子缩作一团齐刷刷地下跪请神。主持者举圣筭念《傩神太子鸣词》，掷筭占卜搜傩的路线。掷得阴阳筭后，应是得到了傩神老爷的首肯，于是，大伯二伯执酒壶给各位弟子斟酒三巡，弟子各饮一口，向傩神作揖。这时，大伯对着门外喊道：帮的，吃骑马酒了！门外帮手立即点燃火把，准备放炮。庙内三伯以下弟子，各说一句吉利话，如“开山、大伯，一代传一代”、“各位其事，前师付后师”，等等。担任搜傩的弟子各含一口酒喷在圣像上，意在使之更加灵光。眼看准备就绪，大伯举灯笼一晃，表示搜傩开始。

傩班八伯敲锣打鼓走出庙门。应着一声炮响，掌锣鼓的弟子猛然折返闯入傩神庙，分立在神龛两边。紧接着，随震耳欲聋的爆竹声、铙炮声闯进庙的，是开山、钟馗和小神。我说“闯”，因为他们来得很是突然，风风火火的，惊惊喝喝的，气势汹汹的。戴着狰狞的面具，手舞铮铮作响的铁链，作骑马状到得堂前，凶神恶煞一般，追风逐电一般。想必一切邪祟在这一刻都会受惊的。

伴随着紧锣密鼓，钟馗在舞蹈，开山在舞蹈，小神在舞蹈；他们在香火诀和拜揖礼中舞蹈，香火和神链在他们的手上舞蹈。他们用舞蹈为傩神庙搜傩，用舞蹈演绎了生命的惶惑和奋争。当开山和钟馗拿起神链，转身绕过头顶，这便是告慰村人：鬼疫已被俘获。他们把面具推向头顶，露出真容，与傩班众弟子齐喊《拜饭诗》。

傩班八伯身披大襟便衣，一律的红底，碎花、大花的图案却是驳杂。



